

川西夏读(组诗)

□胡红拴

洛绒牛场

带着斜阳,进入
夏的厅堂
草甸湿地,牦牛,川马,还有
雪水谱写的乐章
冰川们似乎也有些寂寞
列队的雄姿 云霞里惊动上苍
出征的刀,削去山岩
亿万年的石壁
书,写在天上
木鱼声响
央迈勇峰,冰雪
弄出了温馨的和乐
峡谷的清风,自然
也能播撒花香

在卡子拉山上

卡子拉山
海拔四千七百一十八米
云,飘然入列
我的队伍
走入了云天的巢穴
没有了丝毫的距离
天,很蓝
心身,融入蓝天
没有旅行的匆忙
牦牛们的悠然 让夏的高山
捧出了
春天

于贡嘎雪山四号营地

贡嘎山下
四号营地,海拔三千六百多米
氧,缺了早课
傍晚的溪流
林下,徐徐急急

在你洗衣服的手中有令人平静的憎恨
窗外一棵榆树把时间直立
你想起青春的拳头
但现在,我们都低头,沉默
有些语言逐渐消失在目光中
羞于这片大海突袭的狂暴
我们有足够距离
让它满身洁净归于
水沫的衣角

有人从岸上走过
沙子的声音,带来寂静
像我们提前学会的“衰老”

日常

我在极力用一种语言
反对一种语言
维护它的尊严,像维护一种生死
我渴望在一个词上看到人的横波
一条河流的诞生与消逝

我的不舍,有对“爱你”的战栗
有对生活的控诉
全部,或仅仅在于这个词
以怎样的方式
形成你离去后的样子
沙子,正在我心上,迟缓地堆积

冲浪

在一些恰当的时候
我才会说出你的名字
仿佛这条界限的河流
会抵达一个渡口

我曾经背负过月亮
和它在遥远海洋上洒下的波光
在那条起伏的浪上
我学会了像滑板那样航行
而不得不面对

冰河?雪泉?
高原将意念点化
高山的那丛杜鹃
满目清逸,也有真意

嫁给理塘

高原之净,草原有情
高原之静,骄阳生情
高原之境,清风,也有慧声
海拔四千余米
理塘,躺在彩云之上
天空之城
小城质朴纯情
想起了丁真珍珠
那张淳朴纯净的脸
干净的眸光
圣洁之域的向往
车行国道318
那群悠闲的牛群
踩下的刹车
时钟,静止在
路外的云旁

泸定桥

二郎山下 泸定桥旁
观铁索横亘 听激流滔滔
看桥头楹联诗意漫漫
“上下影摇波底月
往来人渡镜中梯”
记忆,镌刻的不单单是岩壁
大渡河上
神话,史海的奇迹
一曲高歌,山河虔诚的肃穆礼拜
这碗川西的老酒哟
大风豪迈
敬饮 心中的英豪

风可能随时改变方向
许多对面的巨浪和甲板消失了
留给我宽阔的水面
和一个人的练习

一些废话在纸上祈求分量
像“无力”向“无力”伸出的双手
我推开窗,城市重燃起春日气息
似乎有一种倒叙正在被灌入记忆
在冬天的最后,我画下问号
在蓝天隐蔽的歌声里

眼泪

这或许是一个巨大的误会

陆地,意味着秩序
低头,弯腰。每一个要件
支撑起建筑物似的毛皮

有时候,我羡慕那些海洋动物
在蓝色水面啜饮日光
在藻类中浮游,不用担心跌下去
即使跌下去,有整个海洋兜底

那轮巨日从东边升起
像你深扎在陆地的心
另一种宿命,我仍漂流在海上
有一只鸟在眼里飞过

像我遭遇的又一次“逃亡”

流动

哥哥,在一个人的疆域
我的漂流才会找到某种意义
像一个迷雾森林里分散的小路
这些聒噪词语塞满了神经
我想让它们停下
一起看,下午五点的云
在天空的安静中
我能清晰看见背向我的你

这一刻融入甲居的山水

于丹巴,于甲居村寨
此刻,我已化为一片云彩
吞吐山川
呼吸林海
大金川的河水哟
浪漫,缱绻情思,不期而来
选一户甲居人家
曾阿热家的小楼
石墙木窗,归岚小庐
江风,心绪怀揣
核桃树下,搬一把竹椅
与群山对坐
唤一声峡谷的紫气
雾雨入怀,心间穿越
千百年,石阶老屋
感动过上苍,也感动过滔滔激流
和纯真的日月
醇香弥散,此刻,青稞酒
是否引错了心境
挂壁的公路
云巅上的山居绿影
也懂得
心醉与开怀

八美石林

高原之上
海拔三千五百米
糜棱岩的棋局
搅乱了 大山的秩序
其实
地震与断裂并不可怕
第四纪后的新构造运动
三叠纪板岩即兴开花
八美石林,由此
突破瓶颈

和所有岁月中流动的热气

有些星星曾在我们头顶,记录
这孤独要义

石头

哥哥,我曾在梦里见过你的眼泪
像在海里漂浮时呛过的水
岁月的盐味为我们凝固
一切可笑的谬误,一切倒立的山水
你说,在梦里,我们究竟如何漂流
才能像石头撞见石头
才能在这条杂草丛生的路上
忽视前方横下的夕阳
而不是现在,黄昏倚在阳台
接受我无目的的愿望
有一阵风在发丝上停顿,而后越过
我感到了这些,正如你不再出现
我感到了这些
正如一切不知为何出现

舵手

你认真吃饭的样子
突然瞪大的眼睛,耳听八方的神情
很像一个舵手
在船舱里,正宴宴四方
我惊讶于你说出我的姓氏名字特质
和心事
垂落的重音用相反的力朝我撞击
在这张鼓面上
我们仍隔着蒸腾的悲伤
这不是步行时
两个人影在树影下轻轻触碰
仿佛岁月可以经由脚步而回头
也不是梦的车厢里曾安稳地倚靠
我们只能在这里
告别,以一种发狠的演绎
却如此确定,我曾站在你心底
欢呼过一颗飞速的孤星
而我们瞳孔的底片

“跑马溜溜的山上”

字外的世界
爱,早已发芽

村寨晨早

村寨饮烟
山家描绘的烟岚
暖暖的早晨
生活,朝霞相伴
摘几片云彩洒在大河之上
峡谷的清风
山原,恣意缠绵
门前的核桃树挂满了青果
村寨晨早
青涩的词句
鸟语声声 冲破岚烟

塔公草原晨读

自新都桥
沿晨阳指引的方向
峡谷河流
炊烟环绕的人家楼房
一路向北
215省道缩短了距离
三千七百余米的海拔
云,邻家的花墙
让镜头过满一目十行的大瘾
青草依依
山原,晨霞里春闺俏藏
藏起来的心事,多少
醉了心髓
投下心湖的石子
亚拉雪山的凝视
书里的草原
字行
闪动着
熠熠的光芒

有过一秒共同的记忆

声音

在一无所有的状态里,我才感到
真实地向你漂移
仿佛我们只是海上两个孤苦的渔民
当夕阳的光扫去我眼尾的痕迹
我想再一次重复你的声音
或者一个简单的词语
我们可以不带任何感情
而只是,就这样,向岁月摆手
挥别所有,所有风里失声的痛

我只是刚刚认识你,而海上迷雾
从四面升起

花径

在你脸上,阴影掠过
提示一个故事正发生转折
就像山峰硬朗的轮廓
会随着一双眼睛的波光而逐渐变弱

我们穿过了冬季最后的花径
直到森林在春天的石头中
沉默地睡去
现在,我只能若无其事地看着你

雨滴

把这些都当作出口,又亲手关闭
雨线只是震颤在思维上的一种
柔弱物质,不能参与任何
有实际可能性的编织
我坐在这儿,犹如闷在海里
雨线划过面庞
半天,一天,一年,一生
我从哪一个入口步入这场雨
它不是迷宫,是敞开的一片湿润的
森林,我听过你的声音,习惯了一
种声音,沿着它继续走下去
会有路吗? 不会
会吗? 不会

青莲小镇

(外一首)

□雨舒

在小小吃,你可以放开大啖肥肠
在寞圖山,你可以触摸飞天藏
转动八百年的光阴
走入青莲小镇,一定要屏气凝神
倾听诗歌的吟唱

那是需要穿越大唐,需要豪气冲天
需要斗酒诗百篇
需要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海量

1300年的轮回,锈蚀了时光
跌宕了朝代
却湮没不了,站在小镇高处的你
手举金樽,邀一轮明月
袖口一挥,便成就了半个盛唐

在寞圖山观看走钢索

此时,我们屏气凝神
望着走向钢索的男人
望着脚下五十米深的沟壑
望着对面孤立的山峰
它为什么不长出一只手
把他接过去

只有山风呼啦啦地吹
只有暮色接近
只有脚步在钢索上移动
只有对面才是目的地

无数个惊险,无数个心底的尖叫
飞檐走壁,步步为营
钢索是来回的路
山风继续吹着,不管不顾
我们不敢叫出一个好字

遥夜

□贾帆

想化身为一颗星星
成为夜空最亮的眼睛
在浩渺中寻找
找寻爱的光明

星是子夜的眼
窥探山河大地
被掩去身躯
情人附耳蜜语
交换爱的誓言

星是子夜的眼
淡淡星光
温暖了脸庞
与孤冷的心房
让麻木不再
冷漠忧伤

我去过北方

□刘辉武

我去过北方,白桦树站在高高的
太阳下,北风吹落宽大的夜幕
盖住了北方的村庄
麦子堆在院里,与碌碡依偎
看样子比火炕还温暖。二锅头和
牛栏山,喂硬了北方人的性格
在寒风里,在呼呼嘶鸣的寒风里
牵着毛驴把土豆驮到另一个村庄
喘出的白雾,热恋着北方

我去过北方,渴望在白桦林里
遇上爱情
然而雪太大,一直飘荡不停
只留下很深的脚印